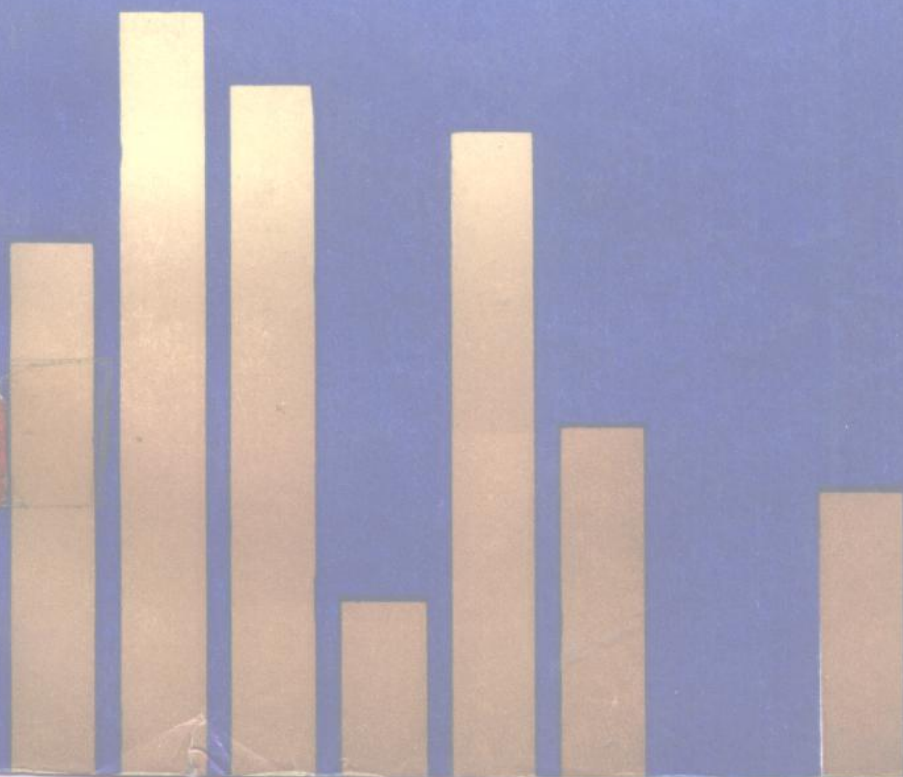


怎样认识 当代资本主义

《教学与研究》编辑部 组编

许征帆 张步洲 程小莹 主编



怎样认识 当代资本主义

《教学与研究》编辑部 组编

许征帆 张步洲 程小莹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怎样认识当代资本主义

《教学与研究》编辑部 组编
许征帆 张步洲 程小莹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城区德胜路39号)
北京市昌平华印印刷厂排版
北京市丰台区华印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毫米32开 印张: 8.375 插页2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字数: 209 000 册数: 1—5 000

ISBN 7—300—01029—6

C·74 定价: 3.65元

编 者 的 话

二次大战后资本主义得到了迅猛发展，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新现象、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对此，人们特别是青年学生中存在着许多疑问，例如，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否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自我调节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它的社会、经济矛盾，减缓或抑制了危机，是否说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具有自我完善的功能？西方的“社会福利制度”是否可以消除贫富差别？近年来新兴工业国的崛起是否说明选择资本主义道路才能实现现代化？等等。对于这些问题进行科学的分析与回答，无疑会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有助于人们正确把握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明确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也有助于结合实际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提高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基于上述想法，我们组织编写了本书，作为《怎样认识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一书的姊妹篇。我们围绕怎样认识当代资本主义这个课题，征求有关专家的意见后，确定了指导思想、总体框架，并在整体设计的基础上提出了具体选题及写作要求，然后约请有关专家、学者、研究工作者，分别就这些专题撰写出一批论文。粗看，各篇论文之间并无明显的统属关系，细读，当可发现相互间有内在的逻辑联系。每一篇论文，作为整体结构的组成部分，遵循统一的指导思想，从不同侧面综合显示出对当代资本主

义较为完整的看法与认识。因此，本书并非一般的相关论文的结集，而是带专著性的文集。其中部分文章曾摘要在《教学与研究》的《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专栏刊发。编辑部委托许征帆、张步洲、程小莹同志主编这部书。在本书成书过程中，杜厚文同志从选题、组稿、审订等多方面给予了指导、支持与帮助。李锴同志参加了选题的拟定及部分组稿和编辑工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姚洪芳同志为本书提出许多建议，并作了细致的审订工作。我们谨向关心支持本书出版的所有同志表示衷心感谢。尤其感谢余心言同志应邀为本书写了序言。限于水平和条件，书中疏漏、缺点以至错误在所难免，衷心欢迎广大读者提出批评意见。

《教学与研究》编辑部

1990年8月

目 录

拨开迷雾(序言)	余心言(1)
对资本主义再认识的几个问题	陶文达(4)
当今世界仍处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 过渡的历史时代	王怀宁(15)
当代资本主义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解德源(25)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现实表现	高成兴(35)
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变化没有改变 其私有制的实质	薛伯英(44)
对西方国家“私有化浪潮”的理论思考	杜厚文(56)
西方“福利国家”剖视	傅骥元(67)
“市场失灵”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 的矛盾	陈秀山(79)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国家干预的作用及其 局限性	李 铨(90)
西方国家的“中间阶级论”与工人 阶级现状	吴 健 李晓辉(103)
西欧外籍工人与西欧经济	王裕宗(116)
资本国际化:跨国公司跨国银行析	张 帆(126)
西方发达国家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现状与原因。 引起的矛盾斗争及其特点	王章耀(137)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进一步调整:世界经济 集团化趋势剖析	章 星(148)

战后南北经济关系的特点及发展前景	黄卫平 (158)
发展道路：不同的选择不同的结果	陶文达 (169)
瑞典模式——资本主义的改良	陈秀山 (180)
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及其社会历史条件	朱绍文 (194)
西方国家人权问题的历史和现状	谷春德 (206)
资产阶级民主——狭隘的、残缺不全的民主	董成美 (219)
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是有产者的自由	孙国华 (229)
物质的发展与精神的危机	
——略谈当代西方的文化危机	高 耘 (237)
变革浪潮与社会走向	许征帆 (248)

拨开迷雾

(序言)

余心言

现象和本质，这是哲学中的一对基本范畴。现象由本质所决定，又不等于本质。人们可以而且只可以通过现象来认识本质，但是现象也可以误导人的认识，甚至远离本质。如果现象同本质完全合而为一，那么任何科学都立即变成多余的了。

在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时候，这是我们必须妥善解决的问题。

资本主义制度一诞生，就有一些思想家出来把它打扮成人类社会永恒的制度。按照他们的说法，资本主义的各种原则都可以从“人的本性”中直接推导出来，在历史上也可以找到印证，“古已有之”，也必然会传之远久。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这样的说教是很有迷惑力的，曾经赢得了众多的信徒。只是到了资本主义的矛盾激化，引起社会的动荡，才引起许多人对它的怀疑、批判。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对资本主义的科学分析，对它的产生、发展、内在矛盾、必然趋势的规律性认识才能逐渐被比较多的人所接受。到资本主义重又进入相对和平发展的时期，如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那样，许多人对资本主义本质的认识又重新发生迷惘。这就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向低潮，工人阶级的政党——社会党纷纷变质，机会主义盛行的根本原因。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新的事实，对资本主义重新做

了科学的考察，写出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样的光辉著作，才把对当时资本主义新发展的认识重新纳入科学的轨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用事实证明了列宁的论断。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对当时的资本主义逐渐有了一致的科学的认识，才使共产主义运动重又进入了新的高潮。随之而来的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今天，资本主义制度又进入了一个新的相对和平发展时期，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特征、相对繁荣的原因、发展的必然趋势，也需要作出科学的说明。所有的共产党人、整个工人阶级、一切发展中国家的人民，都迫切需要有这样的说明。

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评说，不需要有任何谩骂、攻击、故意贬低，需要的是科学的分析，需要的是如实地认识资本主义的本来面目。我们不需要否认当代资本主义所创造的高度发展的生产力。但是我们需要如实地指出：在当今世界上100多个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中，跻身于发达国家的只是有限的二三十个，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虽然它的生产关系也属于资本主义体系，却仍然陷于极端贫困的境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200美元以下的极不发达国家就有42个。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但资本主义这种生产关系决不是无论运用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带来生产力高速发展。

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在科学、技术、管理方面的成就，我们不但需要否定，而且应当采取拿来主义，拿来之后，结合我们的实际，加以运用。但是，我们也要如实地指出，资本主义在它发展的历程中同时也充满着失误。由于共产党人强调自我批评，多年来人们听惯了共产党人的失误，有些人甚至以为失误属于共产党人的专利。其实，我们的失误，是在开创新世界过程中的失误，资本主义的政党，不但失误更多，而且他们的失误是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密切联系的、另一种性质的失误。在西方资本主义大国扶持下，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导致爆发第二次世界

大战这样的灾难，就是这类失误中的一个突出事例。展示资产阶级政治家所作的种种蠢事，对于人们全面地认识资本主义制度是会有帮助的。

我们不能停留在道义上去谴责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更需要揭示当代国际资产阶级采取某种行为或者不采取某种行为的原因，是什么力量迫使它只能怎样做和不能怎样做。美国一定要搞霸权主义，这里有什么必然性？它不搞霸权主义行不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有些什么新特点？跨国公司出现和发展的依据是什么？地区性集团是怎样产生的？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种种现象的发展趋势如何？会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人们都在谈论操纵资本主义发展的“看不见的手”。那么，这只手的动因是什么？起作用的机制是什么？它的威力的边界在哪里？这一切，关心人类命运的人不能不作认真的思索。

人类的历史波浪式地前进着，千回百转，大趋势却始终没有改变。人类社会终究要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发展。少数人剥削和奴役多数人、毒害多数人的局面终究不能永世长存。再过几十年、一百年、二百年，回过头来看今天的世界，许多令人迷惘的问题自然会显得清晰。问题是在现在，人们就需要拨去眼前的迷雾，需要有科学的认识，科学的预见，来指导自己的行为，作出正确的抉择。中国人民大学《教学与研究》编辑部为此约集一部分专家、学者编写了这本《怎样认识当代资本主义》。这是一件有益的工作。我希望也相信今后必然还会有更多的同志来做这样的工作。

对资本主义再认识的几个问题

陶 文 达

资本主义从产生、发展到现在已经好几百年，从马克思逝世到现在也有100多年了，特别是二次大战后世界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如何认识这些新的变化？需要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资本主义进行再认识，以加深和发展原有的认识。

但这些年来有些人在对资本主义再认识的题目下，否定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基本分析，美化资本主义，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说成是最成熟、最完善、最合理的社会。我们说这样的“再认识”和近年来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的舆论配合起来，就是要为改变我国社会主义的方向做思想准备，恐怕不为过分。这不过是全球范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组成部分。我们常讲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那场风波，有它的国际大气候与国内小气候。大气候是小气候的外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我们说的大气候无非是指国际垄断资本正在利用目前世界局势缓和，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民争取发展的新形势，在各种类型的国家经济相互依赖的国际分工新格局下，要将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都纳入资本主义经济的轨道所形成的国际环境。

人们常讲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但这并不是说，世界上已没有战争威胁、没有阶级斗争了，大家可以将军事开支用来进行经济建设了，而是指国际局势缓和的趋势和世界人民争取和平要求发展的普遍愿望与实践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主要

潮流。国际垄断资本正是企图利用这种形势将发展中国家，最近特别是要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轨道。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在我们这个时代，社会主义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包括遇到过不少挫折，也有过不少失误，而资本主义虽然开始瓦解，但是否彻底失败又似乎还未成定局。不承认资本主义已经开始瓦解是不对的，因为事实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二次大战后，不仅出现了一些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还出现了100多个发展中国家，表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已经瓦解。但是，从全世界范围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也是事实。今天，资金的优势、技术的优势、劳动生产率的优势都还在资本主义方面，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还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这些事实无疑是对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挑战。对社会主义的种种怀疑由此而来，各种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否定社会主义、美化资本主义的“再认识”也都由此产生。而在部分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中存在一些模糊认识，有些是由于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和现状知之不多，有些是只看到一些表面现象，尤其是被战后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年代”中科技飞跃发展和经济迅速增长的现象所迷惑，再加上轻信西方宣传的结果。但最重要的是由于选择的价值判断标准不对而带来的偏见所致。

过去我们有些学者受极“左”路线的干扰和教条主义的影响，对资本主义研究的结论带有主观臆测的成分。比方说，不断地预言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总危机等等，似乎资本主义的末日明天就要到来。这两年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好像我们过去的认识都错了，或者基本上错了，好像资本主义什么都好，至少比社会主义强多了。

资本主义到底是不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否不再是生产力的桎梏？如何理解二次大战后西方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和在一段时期内经济的高速增长？

战后，西方科学技术确有飞跃发展，有人称之为“新的世界产业革命”。这种新的技术革命给社会生产和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和变化。这些变化引起了资本主义产业结构的调整。今天，直接的劳动由于自动化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少多了，使资本—技术密集的部门能够获得高额利润；因而战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推动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高速增长，也为资本主义经济向发达地区纵深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拥有大量“过剩资本”，在战前主要是将殖民地、附属国当作投资场所。战后，由于原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纷纷起来革命，独立后实行国有化，没收了帝国主义的企业。这就使国际垄断资本在战后初期的对外投资面临着很大风险，大量“过剩资本”不得不寻求新的出路，在发达地区向纵深发展，即利用科技革命的成果，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放弃劳动密集或污染严重的部门，开发资本—技术密集的产业。而劳动密集型产业则由工资高的发达地区向工资低的不发达地区转移。这就使一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也得到较快的或很快的增长。

二次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事实，这一现象迷惑了许多人。1967年，正值“黄金年代”的高峰，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得意忘形地说：“马克思的经济学在理解

1957—1967年欧美经济的发展上是无能为力的。”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能解释当时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增长。事实是，列宁在讲帝国主义的垂死性和腐朽性的同时曾指出，帝国主义生产和技术停滞的趋势并不排斥生产和技术的发展，相反，生产和技术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条件下还有迅速发展的可能性。这是因为垄断是适应生产社会化的要求，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生产关系的调整，它既有阻碍生产和技术进步的一面，也有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促进生产和技术发展的可能性。但是，这不等于说，“帝国主义既腐朽，又不腐朽”。列宁的意思是说，从根本上看，到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已经腐朽，它已经成为阻碍人类发展的极大障碍。这是因为，垄断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反而把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推向顶点。资本主义经济的停滞腐朽的趋势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因而是根本的、不可逆转的。

我们完全能够解释为什么二次大战后在一段时间内资本主义经济会高速增长。战争除了推动科技发展外，其对生产力的破坏同经济危机一样是对“生产过剩”的一次破坏性的调整，战后的欧洲复兴和美国发动的侵朝、侵越战争都刺激了需求。同时高速增长是建立在对第三世界石油掠夺的基础上。日本的一位财政大臣曾经这样说过，日本的复兴主要是靠第三世界的廉价石油。由于刚刚独立，发展中的石油国家还没有联合起来，都想多产石油换取外汇以发展民族经济。结果消费石油的发达国家就利用它们之间的竞争，将油价压得很低，只有2—4美元一桶。因此，有人认为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恢复和发展是建立在对第三世界的掠夺上，是有道理的。然而，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增长只是暂时的，好景不长，1973年发展中产油国家一联合起来，成立了OPEC，以石油为武器与国际垄断资本斗争，马上就爆发了“石油危机”，结束了这个“黄金年代”。从1973年的石油危机开始，

资本主义世界就进入“滞胀”状态。“滞胀”（stagflation）一词的出现就标志着资产阶级经济学，特别是萨缪尔森之流的凯恩斯主义者关于资本主义的神话的又一次破产。曾几何时，西方世界中最“富有”的美国已由最大的债权国变为最大的债务国。人们在“黑色星期一”股市暴跌后惊魂未定，最近又出现一个“黑色星期五”。谁能保证这种倒霉的黑道日不再频频出现呢？

可见，我们在看到垄断资本主义出现一段时期的迅速增长的同时，也应看到这种高速增长必然具有的短暂性，从而看到帝国主义的腐朽的本质。决不能因为资本主义在一段时间内增长速度高就否定关于帝国主义是腐朽的资本主义这一科学论断。

二、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是否已经 日趋缓和？如何理解西方的 所谓工人阶级“中产化”？

西方有些人津津乐道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中产阶级化”，宣扬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正在消失，或者缓和了。其实，“中产阶级”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它主要是从收入和生活水平来看，而不是根据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而言。战后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确有较大提高，工人不仅吃、穿不成问题，甚至有自己的住宅、汽车等等。这是否说阶级矛盾缓和了？不是。发达国家的罢工、游行和示威活动此起彼伏，从未停止过，就是明证。比如说，1985年英国煤矿工人就曾坚持了长达一年的全国大罢工。英国的工人将镇压罢工、游行的警察视为敌人，而撒切尔夫人却在电视台上宣称，“你们说警察是敌人，我却要说警察是我们的朋友和兄弟”。阶级斗争十分尖锐。为什么？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没有解决。劳动人民时刻都在担心失业，一旦失业，分期付款买来的住宅、汽车、家用电器都将被

追回，一切都化为乌有。有些人认为马克思所说的工人阶级的贫困化，特别是绝对贫困化已不复存在。如果只看到发达国家的工人状况，尤其是目前就业工人的状况，那确实不错。有些“工人”的生活水平甚至超过发展中国家的地主、资本家。这里有一个思想方法的问题。如果研究资本主义工人阶级的状况而只将眼睛盯着发达国家的工人就会失之于片面。因为，二次大战后，发达国家垄断资本的扩张，对第三世界广大劳动人民的掠夺，使它们有可能收买本国的工人阶级，所谓“福利国家”也是同样的道理。根据这些就得出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已经“中产阶级化”，那就大错而特错了。这就像我们看到《红楼梦》里描述的荣国府、宁国府中的大丫头，如袭人、鸳鸯等穿的是绫罗绸缎，吃的是山珍海味，每月还有几两银子零花钱，生活水平比小地主刘姥姥都高，因此就得出结论说，明末清初的奴才已经“主子化”或农奴“地主化”了一样的荒唐。将发展中国家包括在内，看整个工人阶级的状况，就不会得出“工人阶级中产化”的结论。

此外，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近年来，将国有企业的股票分散卖给个人的所谓“人民资本主义”的做法，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受剥削的、雇佣劳动者的地位，消除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矛盾。工人手中既没有大量的股票，也成不了资本家，支配不了生产和分配，更何况“私有化”开始时，多数人买股票只是为了获得“创业利润”，股票一上市就卖掉了，依然集中在资本家手中。因此阶级矛盾既不可能缓和，也不可能消失。

三、走资本主义道路才能摆脱贫穷、落后吗？

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多数走资本主义道路，只有少数选择社会主义？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发展得较快、较好吗？

我们说，不仅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而且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然而，近年来报刊上根据西方的资料，不加分析地登载些什么“巴西奇迹”、“印度起飞”、“亚洲四小龙”，特别是“台湾经验”之类的报道。有些人就将这些信息同我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现状、存在的困难对比，从中获得的印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似乎发展顺利，而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却好像不大顺利。事实上并非如此。

二次大战后出现的重要国际新现象之一是：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和发展中国家的兴起。原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取得了政治独立，建立了100多个发展中国家，其中有一些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但更多的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会这样？发展道路的选择、生产方式的更替，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无产阶级有可能首先在资本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取得胜利、夺取政权；至于在何时、何地夺取政权，是由国内阶级力量对比和国际形势等多种因素决定的。东欧、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固然是这些国家内部各种矛盾的发展，劳动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长期斗争的结果，然而，它与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国际共产主义与工人运动的支援等政治、历史与地理因素又是分不开的。社会主义不能在全世界同时取得胜利，而只能在资本主义体系最薄弱的环节，无产阶级力量最强大的地方取得政权，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因此，并非所有不发达国家都具备建立社会主义的条件，像那些无产阶级弱小，